

清代野史丛书

清光绪帝外传

(外八种)



清代野史丛书

清光绪帝外传

(外八种)



北京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光绪帝外传/(清)恽毓鼎撰.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8

(清代野史丛书)

本书与《德宗承统私记》、《戊壬录》、《清宫词》等8种合订

ISBN 7-5300-0176-0

I. 清… II. 恽… III. 清代历史事件-中国-清后期

IV. Z1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9909 号

清代野史丛书

清光绪帝外传(外八种)

*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顺义兴顺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625印张 221 000字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300-0176-0/K·65

定价:24.00元

出版说明

自清朝建都于北京，上溯十代，女真肇兴于关外；下传十代，至溥仪“逊位”，其间约四百年的历史，除有限的正史记载，还有浩博的野史流传。清朝是文字狱最多、毁禁书最多的末代封建王朝，著史立传多有禁忌，《清史稿》虽成书于逊清之后，但史料多为陈陈相因。而清代野史根据广博的朝野资料辑录成书，上自官闱，下逮闾里，或著于名人记载，或述于故老传言，著者多有亲身经历者，所书翔实可信；纵有据耳食所录者，其述亦可聊备一家之言。因野史多披露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或多角度地反映某一历史事件的各个侧面情况，所以鲁迅先生曾称赞野史中保存有历史的真实，可补正史之不足。

清代野史所涉内容极为广泛，或为宫闱秘录、朝廷要闻，或为山川风物、风土民情；或述名臣名将、大佞墨吏，或记文苑名儒、诗人墨客，等等。野史多随意杂记，不受正史体例的约束，事无巨细，信笔直书，故读者亦可随时随地随意翻阅，不仅可助谈资，亦可从广博的史料中洞窥有清一代的政治、军事、经

FN86 / 30 2601

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为历史研究之助。清代野史杂谈，较少歌功颂德的阿谀浮华之词，多直陈其事，文笔流畅，将历史事件、文苑趣谈、名人轶事等等寓于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较强的笔谈中，故对广大读者有寓教于乐的作用。尤其堪书一笔的是，清代野史包括了一八四〇年至一九一一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是中国被外国列强欺压的一段痛史，让广大读者重温这一段历史，对增强爱国主义教育是有意义的。

野史中亦杂有糟粕，或为荒诞不经、偏激虚构之谈，无关信史；或为封建道德、伦理观念之论，有悖情理。但囿于前人著述，未便篡改，这些均需阅读时扬弃之。其间又有对少数民族污蔑之字，则均予删改。

清朝是遗存史料最为丰富的末代封建王朝，其野史之数量亦如烟海，考清史者往往叹其散佚，未易征稽。《清代野史丛书》成书于民国年间，其编辑者愿不厌繁琐、不弃涓流，以期成“集腋成裘”之效，为清史研究者及广大读者提供研究的资料、有益的篇章。

本书整理、校点者为伍跃、杨华、曹伍生、穆玉、凌信、慕容婉。

北京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

清光緒帝外傳

总 目 录

清光绪帝外传.....(1—224)

清宫禁二年记.....(1—233)

目 录

清光绪帝外传(原名《崇陵传信录》)·····	(1)
德宗承统私记·····	(37)
慈禧及光绪宾天厄·····	(63)
戊戌政变始末·····	(87)
戊壬录·····	(115)
清宫词·····	(197)

清光绪帝外传

原名《崇陵传信录》

清光绪帝外传

原名《崇陵传信录》 恽毓鼎

自忌讳排比之法行，而国史为官书；朝野所传闻，其轶事时见诸野史，虽或爱憎发于恩私，是非生于党议，而朝局真相，亦颇存焉。毓鼎事先帝十九年，侍螭头、领兰台，所居皆史职。起居注名记言动，第录排日谕旨，而以懋勤殿内记注附益之。史馆作本纪，根据《实录》稍变其体裁。大臣列传，则缀拾邸抄公牍，不得有所采访、申己意，盖太史南董之风坠地尽矣。緇维先帝御宇，不为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毓鼎侍左右，近且久。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弃臣民之后半月，冲主御法驾、升正殿，行即位礼。毓鼎侍班御座前，默思先帝生平遭际，困厄心酸，鼻辛欲制，泪不禁涔涔被面矣。后之人稽光绪一朝事，所见者懿旨耳、上谕耳、奏疏耳。先帝一多病柔懦之主而已。庸詎知天挺

英明，豁达大度，奋发欲有所为，处万难之会，遵养时晦，以求自全，有大不得已之苦衷哉！监国醇亲王以河间东平之亲，居明堂负宸之重。窃谓继志述事，为先帝吐气，此其时矣。荏苒二年，东海逋臣，交章荐之而不召；西市沉冤，遗孤言之而不雪。毓鼎知其无意于先帝矣，乃始反袂吮毫，举十九年所见所闻纂为此录。无恩私、无党议，可以告先帝而质鬼神。扃之篋笥、传诸子孙。他日陵谷变迁，函开心史，三十四年之朝局，庶有大明之一日乎？至若赤凤之谣、杨华之歌，怨口流传，几成事实。宫廷隐秘，姑从阙如。宣统三年，辛亥四月，湖滨旧史恽毓鼎。

德宗景皇帝为宣宗之孙，醇贤亲王之长子，母曰叶赫那拉氏。以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诞于宣武门内西太平街醇王府之槐荫斋。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穆宗上宾，前星未曜。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宫中定策，以初六日夜半，具法驾迎上，入承大统，时年四岁。初七日始发丧，两宫垂帘听政。以每岁七月朔日孟秋时，享太庙，致斋三日。二十八日为斋戒期，乃移上二日，以六月二十六日为圣诞节。光绪十五年正月大婚。皇后叶赫那拉氏，满洲桂祥长女，孝钦显皇后之内侄女也。纳侍郎长叙二女，册为珍嫔、瑾嫔，

上始亲裁大政。

上读书之所为毓庆宫。常熟翁同和、寿州孙家鼐、仁和夏同善、孙诒经，先后充师傅，以松淮充满文教习。故事，授清文者不名师傅，其体亦杀。夏公出为学政，薨于外；仁和孙公以失旨出书房；翁相国以罪去；独孙相国恩礼始终无间云。

惠陵上仙，实系患痘，外传花柳毒者非也。甲戌十二月初四日痘已结痂，宫中循旧例谢痘神娘娘，幡盖香花鼓乐，送诸大清门外。是日太医院判李德立入请脉，已报大安，两宫且许以厚赏矣。夜半忽急诏促入诊，踉跄至乾清宫，则见帝颜色大变，痘疮溃陷，其气甚恶。德立大惊，知事已不可为，而莫解其故。未久即传帝崩矣，嗣后始有泄其事者。孝哲毅皇后为侍郎崇绮之女，明慧得帝心而不见悦于姑慈禧太后，待之苛虐。初四日不知何事，复受谴责。后省帝疾于乾清宫，泣诉冤苦。帝宿宫之暖阁，屋深邃苦寒，中以幕隔之。慈禧侦后诣帝所，窃尾之，宫监将入启，摇手令勿声，去履袜行，伏幕外听之。适闻后语，帝慰之曰：“卿暂忍耐，终有出头日也。”慈禧大怒，揭幕入，牵后发以出，且行且痛挟之。传内廷备大杖，帝惊恐且悲，坠于地，昏晕移时始苏，痘遂变。慈禧闻帝疾剧，始释后，而诬以房帏不谨，致圣躬骤危云。德

宗嗣祚，上徽号曰“嘉顺皇后”。后悲郁不欲生，遂于次年二月二十日吞金以殉。崇侍郎亦因此忤旨，闲废者二十余年。

光绪辛巳三月十一日，孝贞皇后崩时，慈禧病甚剧，慈安固健康无恙。凶信出，百官皆以为西圣也，既而知为东后（时两太后分局东西，即以东太后、西太后别之。宫中则呼曰“东佛爷”、“西佛爷”），乃大惊诧。相传两太后一日听政之暇，偶话咸丰末旧事，慈安忽语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为妹言之，今请妹观一物。”在篋中取卷纸出，乃显庙手敕也。略谓：叶赫氏祖制不得备椒房，今既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太后。惟朕实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姊妹相处久，无闲言，何必留此诏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发赤，虽申谢，意怏怏不自得，旋辞去。十一日，慈安闲立庭中，倚缸玩金鱼。西宫太监捧盒至，跪陈曰：“外舍顷进克食。（满洲语，牛奶饼之类）西佛爷食之甚美，不肯独用，特分呈东佛爷。”慈安甚喜，启盒，拈一饼对使者尝之，以示感意。旋即传太医，谓东圣骤痰厥，医未入宫，而凤驭上升矣。慈安沉默寡言笑，守家法、知大体。同治初年，戡定海内大计，慈安主持于上，恭忠亲王

文相国翊赞于下，以成中兴之功，慈禧素严惮之。辛巳后，土木游宴之风始盛（或传咸丰时，大学士肃顺曾密疏请文宗行钩弋故事，故孝钦听政首除肃顺而撝拾跋扈罪状，以成其狱）。

德宗既理万机，有意右文之治。元和陆相国时值南斋，上语之曰：“《天禄琳琅》初集之书，向储圆明园，庚申毁于兵火。二集各书，闻在宫中，汝可诣宫中藏书处试检之。”陆相往检，书虽多，俱与二集目录不合。复命。上沉吟良久曰：“昭德殿尚有书数屋，恐是矣。”昭德殿，宫中最后殿也。常熟翁师傅在侧，请于上，愿与陆润庠同往。殿扃鐺久，凝尘数寸，无从措手足。二公共出银十两，给守殿太监为扫除费。次日复往，则宋元明镌本颇多，且有精钞本，然以二集目录证之，亦非也。有旧阁知其事者，谓闻诸前辈，此盖嘉庆初欲编《天禄琳琅》三集而未行者。翁、陆乃择最精数种呈上，置玉案备乙览焉（有乾隆朝翰苑分书袖珍《昭明文选》一部，皆词臣工书者。第一册首页有纯皇御容。闻德宗以此书置案头，时展览。颐和驻蹕，亦携以自随）。

癸巳、甲午间，上习闻翁师傅之说，颇究碑版目录之学，翁亦时以新出版本进上。犹忆甲午五月初，毓鼎因考试翰詹，由编修擢赞善召见。上首问翰林院藏

书及《永乐大典》所存册数，又问近有新出金石否。谕毓鼎在家宜多看书，不可专习诗赋。此足以规圣学矣。（明修《永乐大典》凡二部，一置乾清宫，一赐翰林院。明亡后，宫中一部，不知存否。其储院者，一万二千余册。国初开《四库》，馆臣就《大典》所录，搜辑佚书甚伙，其后渐有亡失。毓鼎初入词馆，犹见有八千余册。光绪庚子，兵攻使馆。翰林院后墙，正界英馆，亦毁于火。《大典》散入英馆，焚毁遗失者过半。院中所存，仅八百余册。最后由院移送学部，则仅数十册。金题玉笈，散在好古者之家，煌煌巨编，无复能窥全豹。此亦书林一大掌故也。壬寅年，闻厂肆有《大典》十余册出售，每册价三十两、二十两不等，毓鼎急往求之，则已为捷足者所得。至今思之犹耿耿。）

上幼畏雷声，虽在书房，必投身翁师傅怀中。大婚后迄无皇嗣，或谓有隐疾。宫掖事秘，莫知其详也。体气健实，三十四年无疾病，未尝一日辍朝。郊庙大祀必亲临，大风雪，无几微怠容，步稳而速，扈从诸臣常疾趋追随。性宽厚，侍臣或偶失仪，不究也。

故事：廷试贡士，阅卷大臣拟前十本进呈，候钦定，然后拆弥封姓名宣布。往往如所拟名次，不更动也。乙未殿试，上念国步多艰，思得气节之士而用之。四川骆成骧，名在第十。上见其卷中有“主忧臣辱、主辱

臣死”二语，大赏之，拔置第一。

上既亲政，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间日往请安。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丁酉年，毓鼎附片劾太监牛姓在外招权纳贿，请严惩以符祖制。牛姓者，颐和园亲近小阉也。上谓翁师傅曰：“此疏若为太后见，言官祸且不测，朕当保全之。”乃撤去附片，仅以正折呈园。翁师傅后语毓鼎，感激圣慈，至于流涕。

是时权操于上，亦颇有通内营进者。玉昆者，木厂商人也，以入资助园工，得道员，忽授四川盐茶道。召见日，上见其举动粗鄙，心恶之。因询其曾否读书，玉对曾读《百家姓》及《大学》。上授以笔，命书履历，良久仅能成“玉昆”二字。上怒斥出，即日罢之。一日，苏松太道缺员，枢臣列单请简。上海道兼管海关，膏腴甲天下。上命授鲁伯阳，且申之曰：“是李鸿章所保。”枢臣闻命，相顾错愕，遍稽旧籍，始得其人。尝以微劳列保案，李所奏也。先是鲁以道员需次金陵，制府及司道皆轻之。鲁颇不平，乃挈巨金输倖门，期必得斯缺。既有成说，扬扬意得甚，预夸示同僚，咸嗤其妄。命下果然，制府刘坤一大惊詫，奏改常镇通海道，旋劾降为通判，方请谒之言得入也，未尝不以人才可用欺上，迨觉其不称，立斥之而不稍一护。前此如日月之